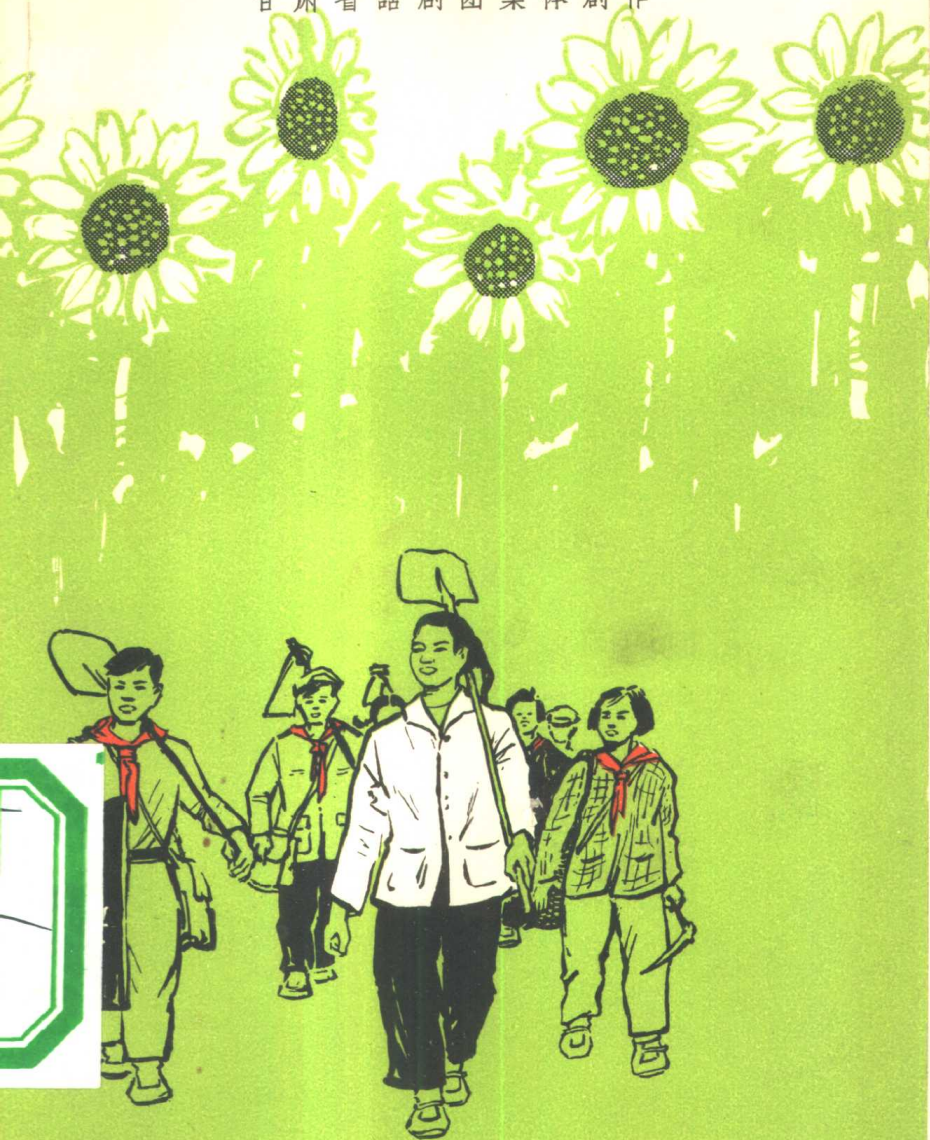


教育新篇

話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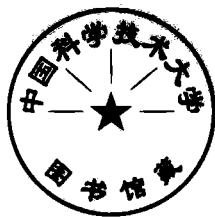
甘 肅 省 話 劇 團 集 體 創 作



教 育 新 篇

六場話劇

甘肅省話劇團集體創作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封面設計：溪水

教 育 新 篇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920 字数56,000 印张3 $\frac{1}{2}$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插页

1966年5月北京第1版

196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700册

统一书号：10069·920

定 价：0.27 元



內 容 說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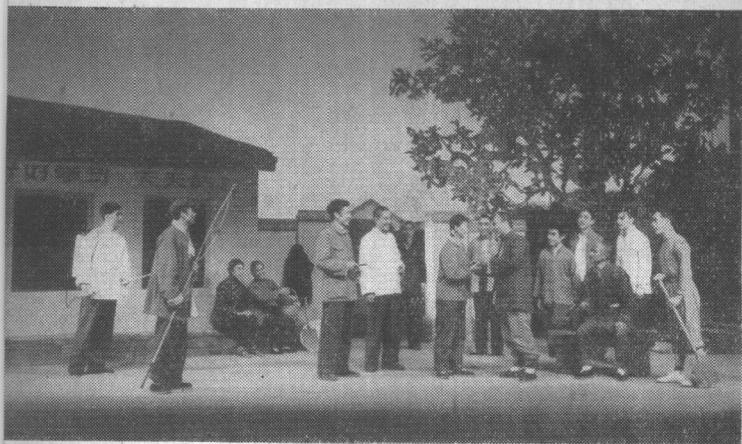
貧农的女儿刘玉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坚持在偏僻的山区创办起第一个耕讀班，解决了许多社員的子女劳动和上学不能兼顾的实际困难。耕讀班的試办受到广大貧下中农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也遇到一些人的怀疑、非难和抵制。阶级敌人也进行捣乱和破坏。在重重困难面前，刘玉兰坚持真理，毫不畏惧退縮。她从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中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貧下中农，积极参加了教育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不仅使耕讀班巩固发展起来，而且促进了全日制学校的教学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第一場

刘玉兰(右二):“馮書記, 我去, 行嗎?”

甘肃省話劇團演出劇照



第 二 場

牛爷爷(右六):“我們这山沟沟里,就是缺有文化的人哪!……”



第 三 場

刘玉兰(左一):
“牛娃,以后每天吃
过晌午飯,我到你
家里教你,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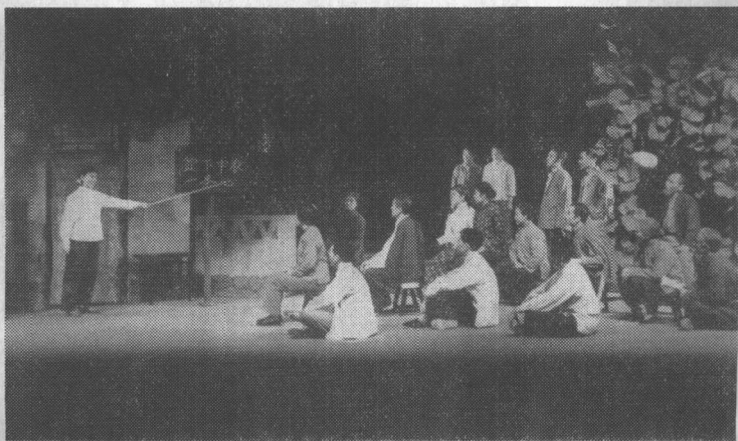
第四場

李校长(右):
“……这种沒有意义
的爭执,我們再
不要繼續下去了
……”



第五場

刘玉兰(左一)满怀激动地教社員們識字:“貧下中农一条心”。





第 五 場

馮書記(左二):“你這是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呢,
還是培養資產階級的繼承人?”

人 物

刘玉兰——女，梨树湾小学教师，共青团員。

李校长——男，梨树湾小学校长。

馮书记——男，公社党委书记。

张德貴——男，梨树湾生产大队长，党支部委員。

楊德福——社員。

楊二嬸——梨树湾生产大队管委会委員，楊德福的妻子。

羊 娃——梨树湾小学学生，楊德福的儿子。

二順子——男，梨树湾生产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

牛爷爷——社員，楊德福的父亲。

牛 娃——梨树湾小学耕讀班学生。

秀 玲——女，社員，共青团員。

滿 喜——男，社員。

刘 母——社員，刘玉兰的媽媽。

李清蓮——女，应届高中毕业生。

林 洁——女，上届高中毕业生。

周子明——男，梨树湾生产大队代理會計，兼梨树湾小学珠算教师。

許志学——梨树湾小学学生。

黑女子——梨树湾小学耕讀班学生。

卜根葱——梨树湾小学耕讀班学生。

杏 花——梨树湾小学耕讀班学生。

尢豆子——男，梨树湾小学学生。

老爷爷——社員，卜根葱的爷爷。

許明堂——富农，許志学的父亲。

男女社員、小学生若干人。

第一場

時間：現代。夏末。

地點：某农村人民公社，刘玉兰的家里。

布景：整洁有致的农家小院。台左露出房屋一角。院里有两棵挺拔的白楊树。透过小院的矮墙可以看到远处层层梯田，起伏的山巒。

〔幕启，紅日噴薄欲出，百鳥爭鳴。在欢乐的音乐声中，一群出发考試的男女学生唱着歌，穿場而过。〕

〔刘玉兰匆匆跑上，向刚走过去的同学们揮手告别。〕

〔李清蓮背着背包边跑边喊上。〕

李清蓮 玉兰！玉兰！

刘玉兰 清蓮，你們的行动可真快啊！

李清蓮 軍事化、战斗化的作风嘛！——他們呢？

刘玉兰 刚过去。

李清蓮 多可惜，你要不病，咱們一块去考多好啊！

刘玉兰 看你，我明年去考还不一样嗎。清蓮，多好啊！你馬上就要去考大学了！新中国的大学生多幸福啊！

李清蓮 玉兰，你着急了吧？

刘玉兰 我是有点急。清蓮，你看农村变化的多快呀！前些日子我听馮書記說起咱們公社的五年规划，要把百分之五十的旱地变成水澆地，还要用电力提灌……可是农村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文化，越是需要知識青年了。我恨不得馬上学好知識，为它出一分力，流一把汗。

李清蓮 玉兰，你想的真好！我們現在学习正是为了将来的建設。如果党需要我們馬上工作，那我們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刘玉兰 （高兴地）你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李清蓮 当然一样。要不怎么是心連心的好同学呢！

〔二人开心的笑起来。

〔林洁上。

林 洁 哎，还有我哪！（同笑）清蓮，你什么时候走？

李清蓮 馬上就走。

林 洁 真急死人了，馮書記到現在還沒回来，我还等他开介紹信哪。

李清蓮 什么介紹信？

林 洁 考大学的介紹信啊。

李清蓮 考大学，太好了！咳，你不是在公社广播站工作得挺好嗎？

刘玉兰 能离得开嗎？

林 洁 那个工作誰都能干得了。

刘玉兰 你跟馮書記說過了？

林 洁 我想他会同意的。

刘玉兰 林洁，是考大学还是繼續工作，我們應該服从組織決定。

林 洁 好了，好了，我有我的主意。他总不能叫我当一輩子广播員吧？清蓮，等我一块走啊！（跑下。）

刘玉兰
李清蓮 林洁！……

〔刘母走上。

刘 母 清蓮来了！

李清蓮 大娘，你好！

刘 母 好，好啊。你怎么还没走？

李清蓮 林洁也要去考大学，我等她一块走。

刘 母 林洁也要去考大学啊？

李清蓮 嗯，她找馮書記去了。大娘，你得好好管着玉兰，把病养好，明年再考，沒問題。

刘 母 她呀，不听管，病刚刚好了就閑不住。

刘玉兰 媽！……

刘 母 媽……真拿你没办法！哎，你不是要給軍属王奶奶写信嗎？

刘玉兰 写好了。——清蓮，走，給她送去！

李清蓮 走。

〔刘玉兰、李清蓮跑下。

刘 母 慢点跑！早点回来！

〔幕后刘玉兰、李清莲应声：“知道啦。”

刘 母 这些孩子算赶上好时候了。

〔馮書記上。

馮書記 老嫂子!

刘 母 老馮回来了,快进来坐!

馮書記 又忙什么?

刘 母 瞎忙活。老馮,县里的会开完啦?

馮書記 开完了。老嫂子,玉兰的病好利索了吧?

刘 母 好多了。

馮書記 今年耽誤了考大学,心急了吧?

刘 母 她嘴上不说,心里还能不急。

馮書記 孩子們长的真快呀!老嫂子,为玉兰你可沒少操心啊!

刘 母 要不是咱們新社会,我再为她操心,一个穷人家的闺女也上不起学。

馮書記 是啊,如今穷人才揚眉吐气,有資格上学念书,当家作主了!

刘 母 老馮,你有空还得多教导着玉兰。

馮書記 老嫂子,你教育的就很好嘛。

〔张德貴、二順子各挑了一担果树苗,

楊二壩拿着一张大字报上。

张德貴
楊二壩 老馮在这儿呀!

二順子 馮書記!

馮書記 你們这是到哪儿去呀?来,坐……

张德貴 到清水沟生产队去接新疆羊的。

馮書記 楊二嬸，你这是啥？

楊二嬸 大字報。

馮書記 接羊還拿這些干啥？

楊二嬸 老馮，也不能讓人家白支援呀！人家清水溝送我們二十只新疆羊，我們支援他們四百棵果樹苗，還有大字報……

張德貴 表表我們的心意。

馮書記 互相支援，好啊！

二順子 馮書記，听李校長說公社還要給我們派個新老師，什麼時候來呀？

馮書記 你這個團支部書記着急了？是不是小伙子們又催着你辦夜校了？

二順子 可不，現在我們要辦好果園，就要搞科學試驗，不只是一定要學習外地的先進經驗，自己還得總結自己的經驗，這沒有文化實在是趕不上趟了！

馮書記 形勢逼人哪！啊，德貴，群眾對辦學都有些什么要求？

張德貴 還是老意見：李校長教學認真經心，那是沒說的，可就是……

二順子 可就是單打一，上學的不能勞動，勞動的就根本別想上學。

張德貴 老馮，有些孩子全天上學有困難哪，要是能辦個既能念書又能勞動的學校就好了。

馮書記 對，黨就是指示我們，要把孩子們教育得能文能武。德貴，你回去和李校長商量商量，

把耕讀班試办起来。

楊二嬸 耕讀班？

馮書記 耕讀班就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

張德貴 好啊，党真是想到咱貧下中农心里了！全日制，耕讀班，这回咱们的学校就办全了！

二順子 可李校长他能看上这种学校？

〔張德貴捅了一下二順子。〕

楊二嬸 是啊，我們家羊娃倒是能天天上学，李校长也夸他念的好，可就是不爱务庄稼活，連个工分賬都不願意算。

馮書記 公社党委已經考虑到梨树湾的問題，这次給你們派新老师去，也正是这个意思。德貴，你是队长，又是大队支委，要抓好生产，也要重視办学的事啊。

張德貴 好，那我們走了。

二順子 馮書記，新老师哪天来，你打个电话，我来接。

馮書記 好。

刘 母 再坐一会儿，喝点水。

楊二嬸 老嫂子，不了。

〔張德貴、楊二嬸、二順子下。〕

刘 母 梨树湾还这么缺老师？

馮書記 是啊。我們打算让林洁去，叫她到实际生活中去鍛炼鍛炼，这对她有好处。

刘 母 刚才听清蓮說，她也要去考大学。

馮書記 噢？这我还不知道。我去找她談談。（下。）

〔馮書記走后，刘母向远处了望，刘玉兰、李清蓮上。

刘玉兰 馮書記来干什么？

刘 母 梨树湾小学要扩大，沒有老师，馮書記想叫林洁去。

刘玉兰 林洁不是要考大学嗎？

刘 母 是啊。可是刚才听梨树湾的人說，有些貧下中农的孩子还上不了学，可真叫人心发急啊！

刘玉兰 要是这样，林洁應該去。

刘 母 你們三个是好同学，到时候可得劝劝她。

李清蓮 沒問題！

〔刘母进屋。林洁不高兴地板着脸走上。

刘玉兰
李清蓮 林洁！

刘玉兰 林洁，你和馮書記怎么說的？

〔林洁不語。

李清蓮 林洁，你說句話呀！到底是怎么談的？

林 洁 我不去！

刘玉兰 林洁！……

李清蓮 你怎么能这样？

林 洁 他們想动員我到梨树湾去当小学教师，真倒霉！怎么偏偏叫我去呢？

李清蓮 这是对你的信任。

林 洁 反正我不去，我要考大学。